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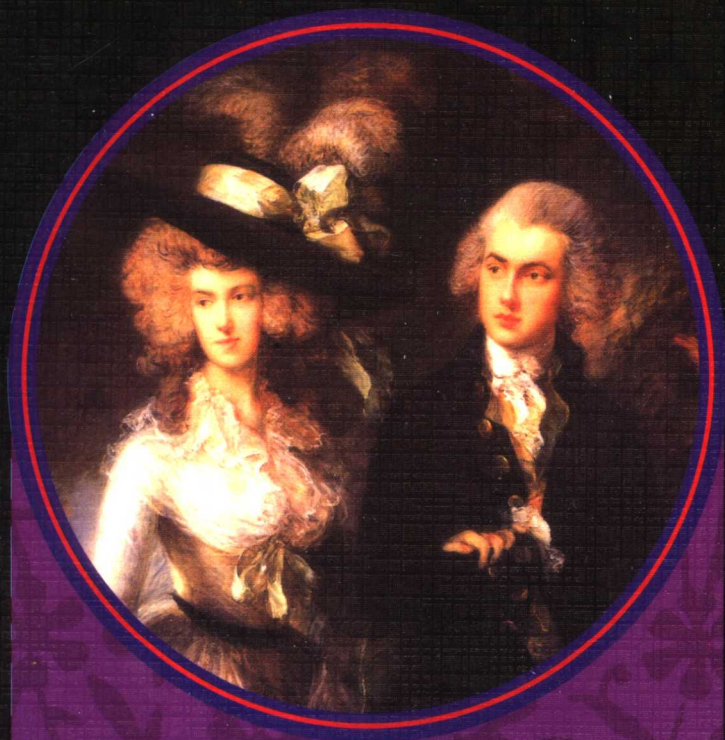
World's Classics

[英文原版附评注]

SONS AND  
LOVERS

儿子与情人

D.H. Lawrence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World's Classics

〔英文原版附评注〕

贺广贤/注释

SONS AND  
LOVERS

## 儿子与情人

D.H. Lawrence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广州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子与情人/(英)劳伦斯(Lawrence, D. H.)著;贺广贤注释. —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2005.6

ISBN 7-5062-6999-6

I. 儿... II. ①劳...②贺... III. 英语-语言读物, 小说 IV. H319.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0551 号

## World's Classics SONS AND LOVERS 儿子与情人

[英]戴·赫·劳伦斯 著 贺广贤 注释

选题策划 薛春民

责任编辑 陈康宁 陈宇彤

内文插图 赵燕妮

平面设计 范晓荣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地 址 西安市南大街 17 号

邮 编 710001

电 话 029-87214941 87233647(市场营销部)

029-87232980(总编室)

传 真 029-87279675 8727967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营五二三厂

开 本 711×1245 1/24

印 张 17.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62-6999-6/H·591

定 价 17.80 元

☆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本公司更换 ☆



〔英〕戴·赫·劳伦斯

# “世界文学经典名著文库”编委会

(按姓氏笔划为序)

## 顾 问

李赋宁(北京大学英语教授)

孙天义(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

## 主 编

刘海平(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教授)

杜瑞清(西安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教授、英语博士)

余宝珠(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

侯维瑞(上海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教授)

金 莉(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副教授、英语博士)

## 副主编

王艾芬(西北大学英美文学教授)

王监龙(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英语教授)

孙 宏(中国人民大学英美文学教授、英语博士)

李天舒(西北大学英美文学教授)

张亚伦(西安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教授)

郝克琦(西安交通大学英语教授)

执行主编 杜瑞清 孙 宏

## 作者简介

戴·赫·劳伦斯是英国二十世纪的天才作家,1885年生于诺丁汉郡一个煤矿工人的家庭。父亲是位目不识丁的煤矿工人,母亲是位出身名门、心高气傲的小学教师。父母婚姻的不幸铸就了家庭的不和,劳伦斯等5个子女就在贫困和家庭不和中长大成人。

劳伦斯自小体弱多病,在一项奖学金的资助下在诺丁汉读完三年中学,后被迫在一家经营医疗用品的公司当职员,后又从事小学教员工作。1906年开始在诺丁汉大学学院就读,其时开始发表作品。1911年《白孔雀》问世,第二年五月《逾矩》出版,1913年《儿子与情人》杀青,这是一部自传性的伟大作品,一经问世就在文坛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使他一举成名,从而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912年劳伦斯结识了诺丁汉大学法文教授的妻子弗丽达·威克利(Frieda Weekley),其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长劳伦斯6岁,不久他们相爱并私奔德国,从此便开始了他们漫长而颠沛流离的生活。1922年到锡兰,随后到澳大利亚,并从那里辗转到达美国和墨西哥。身体虚弱,经济拮据,笔耕不辍,他先后发表了《恋爱中的女人》、《羽蛇》等10部长篇小说,7部中篇小说以及许多游记、评论和大量的散文诗歌等。在肺病已相当严重时,着手写《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朋友的协助下,这部巨著于1928年秘密全文出版,但随即遭禁。后来其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于1930年3月2日在法国南部病逝,终年44岁。

劳伦斯是个天才的伟大作家。他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人类。反对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类固有文明的干扰和破坏。他历尽艰辛,不畏艰险,不屈不挠,探索寻觅他所理想的社会生活环境。他甚至试图建立自己理想的庄园,虽然失败但他的卓绝努力令人钦佩。他恣意放肆,桀骜不驯,文笔飞扬,入木三分的风格展示了他高傲非凡的人格风范。他对社会问题和艺术问题等许多方面的思考也有超人的独到之处。

劳伦斯对性问题的认识超前绝后。他的书《虹》1915年9月出版,10月即遭查禁;《恋爱中的女人》也遭数家出版社拒绝;而文坛奇葩《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和英国遭禁长达30年之久。其原因就是因

为他对性的前瞻认识和直白描写。性究竟是什么？这是个历久弥新，令无数人不敢涉足的问题。而在他看来，性是宇宙中阴阳两性间的平衡物：吸引、排斥、中和、新的吸引、新的排斥、永不相同，总有新意。性行为是神圣的，是伟大的创造过程。男女间的交流，“就像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环绕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样，天堂或者说伊甸园就在这交流中，人在此获得了自己的起始。”他甚至大声疾呼，没有性的英格兰是没有希望的。他的这些观点无疑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因此，被冠以“不洁”“黄色”“淫秽”等罪名。现在他那些遭查禁的书籍早已解禁，在世界广为传阅。对此我们是否可以说，这是人类经过漫长、深刻的思考后，对他的观点的认同或肯定，不妨说这也是人类自身认识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

另外，劳伦斯对艺术的评判也有自己的看法。《儿子与情人》出版之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在英美的知识界已广为传播，人们普遍认为劳伦斯的这部新作是为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然而这种论点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劳伦斯本人的断然否认，在他看来，艺术就是艺术，对艺术的评价不能太理性化。他反对用科学来评价艺术，科学和艺术不可同日而语。“当凡·高绘向日葵时，他揭示的或获得的是一瞬间作为一个人的他与作为向日葵的向日葵之间的活的关系。他的绘画压根儿不是再现向日葵本身。”如果有人执意以真实与否来衡量这幅画，那照相机拍出的照片会更高一筹，但那是何等的离谱就不言而喻了。同样，评价劳伦斯及其作品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社会问题之复杂仅用一些科学知识来衡量恐怕是难以奏效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迄今劳伦斯已对世界文坛有了地震般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世界文坛的影响将会更大。

希望劳伦斯在中国有更多的知音。

## 故事梗概

保罗·莫瑞尔出身于一个煤矿工人的家庭。父亲是位目不识丁的矿工；母亲出身名门，是位小学教师。父亲和母亲在一次舞会上相逢相爱，不久结为夫妻。但婚姻并不幸福。他们的性格和生活方式相差甚大，从而导致了一连串的家庭纠纷。贫困、不和睦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宰。保罗的哥哥威廉聪明能干，工作上一路顺风，并且还爱上了一位吉卜赛姑娘，很快成为家庭经济上的支柱。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位风华正茂的有为青年却患上了不治之症，走上了人生的不归路。三弟阿瑟是个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糊里糊涂地参军服兵役去了。家里唯一的男孩保罗就成为母亲唯一的希望。她竭力培养他，指望他出人头地，永远摆脱矿工的贫困境地，并且从心灵上去弥补她婚姻上的不足。保罗·莫瑞尔没有让母亲失望，他的绘画不仅得了奖，而且可以卖钱，这令母亲十分欣喜。

和保罗相爱的第一个姑娘是威利农场的米莉安。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他们都是匹配的，然而他们的交往屡屡受到母亲的责问、不满和制约。莫瑞尔夫人以母亲的威仪居高临下、恩威并施，使这对情人难以如愿。作为儿子的保罗心底里最诚挚的爱也是属于母亲的，每当他感到伤了母亲的心，或作了有损母亲的事，就无法忍受，后悔不已。他对母亲总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于是这段姻缘最终不了了之。

和保罗相爱的第二个姑娘是克拉拉，她虽然已婚，但和丈夫不和，不久就分居。克拉拉是个热情奔放，健壮而性感的姑娘，她和保罗很快就打得如漆似胶；然而无论在多么狂热的情况下，保罗内心的那份情感仍然是属于母亲的。因此，这段情缘也逃不脱失败的命运。他最爱的仍是母亲，于是“恋母情结”渐渐演变成了对母亲的固爱。

一次次的冲突令母亲心力交瘁，一病不起，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儿子保罗也只有在这时才摆脱羁绊，走上了独立自主之路。

《儿子与情人》反映了深刻的社会问题，虽然作者本人反对，但评论家认为该书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是广大青年读者不可多得的人生宝鉴。

## 导读

《儿子与情人》是劳伦斯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有人会说这是他唯一的重要著作。不过,无论那些出于同情,或者认为他的才能并非仅局限于写小说的读者们,都会心悦诚服地认为本书是个奇迹。在1913年本书出版后的短暂时间内,该书就被人们普遍认为是部大作。截至1930年底,虽然围绕着劳伦斯后期的作品纷争骤起,但是该书在一般出版界中的地位却稳若磐石。的确,你只要读上几行就会明白,它表现出了一种权威感,一种绝对的自信。这就是经典著作的标志。

劳伦斯十分自信的根源就在于他对他所写的材料自始至终都了如指掌,书中的一个情节都直接取自于他的亲身经历或他的家庭。书中所有的主要人物(克拉拉例外,她是杜撰的)在现实生活中都有与其密切相关的对应人物。贝斯乌德就是伊斯乌德。这是座煤矿,是他出生的村子。小小的变化和重点的转移是有的——该书是对现实的重新塑造而非照搬照抄。但就其实质而言,保罗的早期经历就是劳伦斯早期的经历。

然而,这远非是一本书自身成功的保障。无数个或许会成为小说家的人都曾试图以自传体小说开始——请让我告诉你们我是谁,请让我告诉你们是什么原因使得我成为现在的我。这种写法通常被证明具有误导性。它们常常因与其经历的事情关系密切而无法形成中心,或与主人公太雷同而漠视了周围的人物。在这方面劳伦斯具有高瞻远瞩的智慧。而且在他开始草拟《儿子与情人》时,他先前已有两本小说的基础。《白孔雀》和《闯入者》两本书虽无一本缺乏生活内容,但全部写得笨拙生硬而不成熟。他在等着,直到其才能炉火纯青时才直面从前的经历。在着手写本书前不久,他告诉出版商说,新书是“有所指的,可却非某个特定的人”。

1912年3月劳伦斯遇到了弗丽达·威克利,六个星期之后与她私奔到了欧洲大陆。6月份他把完整的小说书稿送给了出版商威廉·海涅曼。海涅曼拒绝出版之后,那时他的读者加纳特·爱德华兹出面调解,安排在另一家出版社出版,条件是劳伦斯承诺做实质上的大修改。最后的文稿于7~9月间完稿,加纳特写了编辑部的意见,弗丽达写了

评论性的文章(我们为此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甚至在这之后,加纳特建议并征得劳伦斯的同意,对其写作风格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修改。这本书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形式出版是在1913年的5月份。

这本书主题鲜明,从开篇第一章到以后的各个章节莫不如此。劳伦斯始终以大家风范关注赋予生命形式的原动力,人们常常赞扬他文章叙述时的平铺直叙,这为的是表现而非描绘,实际上是两种手法并用。这位艺术家并以历史学家的身份交替出现,将意义重大的情节曝露在我们面前,以大胆陈述的笔调进行分析总结,充分揭示出其价值。

他运用这两种手法,无疑地让我们看到故事中心的所在。这是个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的故事。那时,格特鲁德·莫瑞尔的先祖是具有自由民血统的优秀分子,在英国内战期间站在了议会一边。较近,我们获悉,她和父亲关系亲密,父亲出于同情只接近一个名叫 Apostl 保罗的人——这是和她儿子同名同姓的人。儿子将有望赎回她一生中损失殆尽的东西。后来,孩子出生前那段撩人心扉的形成期,就是莫瑞尔婚后的初期生活。

格特鲁德·莫瑞尔是个意向高远,性情优雅的人,后面这个词今天是我们中许多人避之不及的,可是在上下文中却是个关键词,这是劳伦斯本人在写给加纳特的信中提出的。他在信中谈到了小说的梗概:她丈夫是个勉强能读书写字的矿工,由于一时激情她嫁给了他。可是他举止粗俗,又好酗酒,软弱无能,无责任心,她看到的诸多缺点令她失望之极。小说展开不久,这桩婚姻就已变成势不两立的战场。她对莫瑞尔的爱已经减退并转向给了孩子们中的老大。这就是保罗·莫瑞尔出生时的境遇。

后来他的哥哥病逝,他随后成为母亲全部希望的核心。她对他倾注了全部的爱,而他亦予以回应。(莫瑞尔家的孩子都是这样,完全站在了父亲的对立面。)她决心把儿子从矿井的阴影下挽救出来,帮助他找到一份职员的工作。她鼓励他热衷绘画。不过,一方面她激励他,另一方面却在牵制他。当他和米莉安热恋之后,他担心会失去他而竭尽全力从中作梗。(虽然这几乎没有必要,从感情上讲他仍在她的掌握之中,并无法回应米莉安的爱)。第二份情感问题是与克拉拉的。克拉拉是位已婚妇女,不过与丈夫分居——这使他暂时得到满足,不过,照样,后来也日渐冷却。米莉安与克拉拉对照鲜明——一个敏感而充满活力,另一个健壮而性感——可是她们俩无一人能使他得到慰

藉。只有在他母亲去世之后,他才有心绪为未知的将来冲击。

保罗不只是个例子吗?——可以承认是个极端的例子——某些事更具普遍性。这真是个令人震惊的历史巧合,这种事令人相信时代思潮,《儿子与情人》的出版竟然和弗洛伊德理论在英语世界开始传播相一致。如同批评家、评论家毫不迟疑地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别的重要英文小说能够将“恋母情结”图解得如此贴切。早在1916年,评论该小说的一篇文章在心理分析周刊上发表——这是篇富于智慧的作品,作者是 **Alfred Booth Kuttner**, 这篇文章曾在评论劳伦斯的几本现代论文集中多次印刷,这是解释新创立的弗洛伊德学说的先驱。

虽然劳伦斯立即迅速地拒绝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可是人们似乎有理由质问,在他修改《儿子与情人》最后一稿的几个月中,是否曾受到过这些观点的影响。正是这个时候他首先获悉这些观点,而弗丽达就是这些观点的支持者,她还常常和他讨论这些看法。而他的一些论点显示出,不管怎样,他曾被她说服过、并已相信他与母亲的关系被他原先准备承认的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不过,这种情况有多少写进了人们现在看的小说呢?要肯定地说清是不可能的,因为关键的证据,即最后的草稿,由于为了最后文稿的缘故而被束之高阁,现在已荡然无存,而专家的判断似乎微不足道,引用一位专家 **Keith Sager** 的话说:劳伦斯的洞察力来得太晚,让他无法重塑《儿子与情人》,他本来也许会从头开始的。

至今,从举例解释弗洛伊德的首例受到的冲击而言,小说标志着前弗洛伊德时期人们对其行为愚昧无知的结束,这样说更真实一些。这就意味着,以后无论何时,若有人像劳伦斯那样,对其所做所为毫无防范是不可能的。如果热情地支持莫瑞尔夫人的事业,给她涂上纯真、尊严,富于牺牲精神的光环,他就不会承认她对保罗的种种影响,就没有将俘获的儿子和失败的情人充分地联系起来。

仅举一个最最极端的例子:隐藏在《儿子与情人》背后某处的是一本更加邪恶的书,一个母亲的儿子,一个无男子气概的人,在爱心的掩护下,日渐积聚起深仇大恨,最终他杀死了自己的妈妈——这就是保罗在给莫瑞尔夫人服了过量吗啡时的所为。坦诚地说他的动机是为了结束她的痛苦——她已经奄奄一息,癌症已经弥漫——没有什么比怜悯杀人更凶恶,亦无人会怀疑他看着她时遭受痛苦的深度。但是有几位评论家辩论说,他的行为含有典型谋杀的因素,而我相信他们是

正确的。有件铁一样的细节是，他把他计划要做的事告诉妹妹安妮时，他们俩一起笑的样子就像谋杀犯一般。这可退回到第四章里写的童年时期发生的一次“密谋”——我们看到他初次采取的实际行动——保罗偶尔打坏了安妮的玩具 *Arabella*，然后说服她，让他在他搭建的祭台上去焚烧，就这样 *Arabella* 小姐成了牺牲品。所幸的是她被烧得干干净净，痕迹全无。

这真是天壤之别，书的前半部分让我们通过孩子们的眼睛看她是如此光彩照人，她无可争辩的是温暖的源泉，力量的保障，可靠的保护；或者通过青年人的眼睛，我们看到她的抱负——她的优雅——在一个荒蛮的世界里她是一块价值连城的试金石。当然，在小说自身中，她的品格并非仅仅是总结出来的抽象概念。在坚实背景的衬托下，它们被如丝如缕地表现出来——她在熨衣服，在除却杏仁皮，走访诺丁汉一日等。这些情景（以及相反的情景，如家里吵架的可怕场面）有助于理解开篇几章仅仅是说明后续的发展，这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伟大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米莉安的章节，虽然其内容有许多美妙之处，但我似乎不太满意。我们看到的米莉安，在某种程度上精神空虚，轻视生活，缺乏真情实感。她又自行其是，我行我素，当莫瑞尔夫人责备她“是一位想要吸干男人的精髓，让他分文皆无”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其实一物降一物，让她对付她，是否是保罗下意识地让母亲来替自己出面说话？不过，我们对她思考越多，就越难确定她的错误在多大程度上算得上是错误，也就越难确定保罗责备她在多大程度上实际是由于自己底气不足，而以夸张的高谈阔论转移对某些问题的注意力。在劳伦斯以后的一些著作中，在对她的处理上有种絮絮叨叨的口吻和一丝残忍的感觉，这预示劳伦斯积怨颇深——虽然研究劳伦斯的小说家们仍然允许他时时袒护她，甚至当她说保罗是一个四岁的小孩，还是宽容了她。

劳伦斯具备撰写工人阶级的条件，这是其他小说家无人可以比拟的，在《儿子与情人》中的一些场景也证实他具有描写工人阶级所过生活的第一手资料的优势——他写保罗去领取父亲工资的这一章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另一方面，阶级的许多问题是些先入为主的重大问题。个人间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阶级斗争问题，莫瑞尔家厨房爆发的问题也是一样。莫瑞尔夫人的所有意见几乎都是朝着丈夫发泄的——全部源于他的处境，由于缺乏教育和严酷的物质环境而发生

的。他决非完人，也并非品质卑劣之徒。冲突的多次爆发——这是他最严重的过失——通常都是由于强烈刺激的后果，是由于他回到了根本就不成其为家的家、对他失去了地位的家的缘故。他的酗酒按照煤矿上的生活方式而言是可以理解的。照此推理，在小说中对他受到指责的那些标准来看，尽管这些标准被打扮成永恒的价值（“他本人不信奉上帝”，他的男子气概亦荡然无存），实际上是莫瑞尔夫人出身的那个中产阶级的标准，是她期望她的孩子们将来归属的那个标准。

反之，人们不会仅仅因为趋炎附势而轻易地去谴责她或谴责劳伦斯。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她的标准尽管范围狭小，但却真真正正是个关键，是在贝斯乌德回应外部大千世界可以得到的唯一答案。但是，关于本书涉及道德评论的方法似乎仍显不足，并未考虑到莫瑞尔的困境。

不过，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他偶尔也会让人印象深刻；他有自己的专长；他内在温和善良；他与其他人物相比，身上有更多的生活乐趣。也有许多时候令人不期然而顿生怜悯之情。他下班一回到家，就抱起最小的孩子，那只是个婴儿，在他脸上狂吻，他看着他满脸煤灰的脸大笑：“他是个小矿工，赏给他一口羊肉吃！”在人世上他表达自己的爱意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然而几页之后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景，他和妻子大吵一顿，妻子决心不让十三岁的孩子下矿去——在这点上，有多少诚实的读者会不同意她的观点。

在后来的岁月中，劳伦斯逐渐认识到他对父亲的态度是不公允的。他临终前写了许多表达同情矿工的文章，他就是在他们当中成长的。例如，有一篇优美的散文《诺丁汉及那多矿的乡间》（该文收在**Phoenix**集子里），在文章里，他对工人间的同志情谊，对他们的坚毅作风，对他们“本能的美”表示敬佩。对劳动在矿工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表达了正面的含义。而这些大部分在《儿子与情人》中都难以找到。（在小说中有一、两个这样的机会——例如，保罗羡慕地望着那一排排拉煤的车，他的反应是，他们好像是男子汉气概的标志——不过仅此一两处而已），然而值得牢记的是，在他有了廿年的成就和名声之后，远远地站在安全地带这样写对他来说是较容易的。而在写《儿子与情人》时，他还只不过是位刚刚逃奔出矿山的年轻人而已。

在小说末尾，保罗·莫瑞尔朝着邻镇的灯光快步迅速地跑去，这暗示他选择了生而摒弃了死。这是小说原型人物的结局。年轻的主人

翁拥抱了自己的命运,而保罗的结果虽然模模糊糊,可我们知道其命运就是当画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看到了一张年青艺术家的画像。而其职业在小说中从未真正处于中心位置,他是作为人而非艺术家在努力奋斗以图自我解放——真的,直接谈论他的绘画听起来好似这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

人们无须假设,如果劳伦斯将保罗塑造成有志气有创造力的角色,《儿子与情人》就会更加出类拔萃,而且无疑将是更杰出的文学作品。我们不妨看看证据,例如,劳伦斯与杰西共同承担的那堂出色的阅读课(她对此事的一点说明使她的传记比描写米莉安的那些章节更加激动人心),由此,我们甚至可以明了他的写作风格是怎样产生的。

他对语言的掌握、运用已被普遍认可,对像他这样的一位作家来说这是成功的全部,可是几乎很少有人对此进行分析,当然有许多方面是难以说清的。例如,他的文风朴实无华,无哗众取宠之虞。我以为这更多地来源于他的童年而非任何文学作品的影响,同样的情形也可用来解释他对简单事物的提高认识。我们不妨说,就其写作风格而言,这应更多地归功于他的工人阶级出身而非主题事件本身。但无论什么原因,历经了折射和发展演变这是不易辨认的。我们此刻讨论的是些捉摸不定的问题,宜点到为止。

然而,他的写作更具特色,应更多地给以关注。譬如,他怎样避免了华而不实的章节?写到激情高涨之时他决不畏缩,不畏艰巨,敢临险境。通常使他得以开脱的方法就是将那些陈腐的言语有意加以曲解,使其重新焕发生机。

不过,最后你可以明白,为什么详细解析似乎并不特别恰当。劳伦斯是位能摄魂勾魄的作家。你痴迷于他的节奏,直到你似乎融入其中。他的观念,只要稍一运作,往往会将你完全征服。而发现了自我的《儿子与情人》是他开始走上文学生涯的最佳著作。它有其瑕疵,可是没有一页不搏动着生活的脉搏。

## PART ONE

### CHAPTER 1

#### *The Early Married Life of the Morels*

'THE BOTTOMS' succeeded to 'Hell Row'. Hell Row was a block of thatched, bulging cottages that stood by the brookside on Greenhill Lane. There lived the colliers who worked in the little gin-pits two fields away. *The brook ran under the alder-trees, scarcely soiled by these small mines, whose coal was drawn to the surface by donkeys that plodded wearily in a circle round a gin.*<sup>①</sup> And all over the countryside were these same pits, some of which had been worked in the time of *Charles II*<sup>②</sup>, the few colliers and the donkeys burrowing down like ants into the earth, making queer mounds and little black places among the corn-fields and the meadows. And the cottages of these coalminers, in blocks and pairs here and there, together with odd farms and homes of the stockingers, straying over the parish, formed the village of Bestwood.

Then, some sixty years ago, a sudden change took place. *The gin-pits were elbowed aside by the large mines of the financiers.*<sup>③</sup> The coal and iron field of Nottinghamshire and Derbyshire was discovered. Carston, Waite and Co appeared. Amid tremendous excitement, Lord Palmerston formally opened the company's first mine at Spinney Park, on the edge of *Sherwood Forest*<sup>④</sup>.

About this time the notorious Hell Row, which through growing old had acquired an evil reputation, was burned down, and much dirt was cleansed away.

Carston, Waite and Co found they had struck on a good thing, so,

① 小溪在桤树下流过,几乎没有受到这些小煤窑的污染。煤窑的煤是靠毛驴在井口不停地绕圈带动一台起重设备运送到地面上来的。

② 查理二世(1630-1685)。1660年英国王朝复辟后被推为英王,1685年去世。

③ 金融家控制的大煤矿挤掉了依靠起重运煤的小煤窑。

④ 舍伍德森林:原为皇家园林,位于诺丁汉郡,占地390平方公里,是罗宾汉出没的地方。

down the valleys of the brooks from Selby and Nuttall, new mines were sunk, until soon there were six pits working. From Nuttall, high up on the sandstone among the woods, the railway ran, past the ruined priory of the *Carthusians*<sup>①</sup> and past *Robin Hood's*<sup>②</sup> Well, down to Spinney Park, then on to Minton, a large mine among corn-fields; from Minton across the farm-lands of the valleyside to Bunker's Hill, branching off there, and running north to Beggarlee and Selby, that looks over at Crich and the hills of Derbyshire; six mines like black studs on the countryside, linked by a loop of fine chain, the railway.

To accommodate the regiments of miners, Carston, Waite and Co built the Squares, great quadrangles of dwellings on the hillside of Bestwood, and then, in the brook valley, on the site of Hell Row, they erected the Bottoms.

*The Bottoms consisted of six blocks of miners' dwellings, two rows of three, like the dots on a blank-six domino, and twelve houses in a block.*<sup>③</sup> This double row of dwellings sat at the foot of the rather sharp slope from Bestwood, and looked out, from the attic windows at least, on the slow climb of the valley towards Selby.

The houses themselves were substantial and very decent. One could walk all round, seeing little front gardens with auriculas and saxifrage in the shadow of the bottom block, sweet-williams and pinks in the sunny top block; seeing neat front windows, little porches, little privet hedges, and dormer windows for the attics. But that was outside; that was the view on to the uninhabited parlours of all the colliers' wives. The dwelling-room, the kitchen, was at the back of the house, facing inward between the blocks, looking at a scrubby back garden, and then at the ash-pits. *And between the rows, between the long lines of ash-pits, went the alley, where the children played and the women gossiped and the men smoked.*<sup>④</sup> So,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living in the Bottoms, that was so well built and that looked so nice, were quite unsavoury because people must live in the kitchen, and the kitchens opened on to that nasty alley of ash-pits.

*Mrs Morel was not anxious to move into the Bottoms, which was already twelve years old and on the downward path, when she descended to it from Bestwood.*<sup>⑤</sup> But it was the best she could do. Moreover, she had an

① 提倡苦思冥想的卡尔特会僧侣。

② 罗宾汉。英国民间传说中杀富济贫的英雄人物。

③ 谷底街共有六排矿工住宅，每三排为一行，排列得就像六分多米诺骨牌上的图案一样，每排有十二幢房屋。

④ 在两行住宅之间，在长长的两列垃圾堆之间，形成了一条窄巷，这里是儿童们嬉戏、女人们说闲话以及男人们抽烟的地方。

⑤ 当莫瑞尔夫人从贝斯乌德迁到这个被称为“底层”的矿工住宅区时，她并不急于搬进去。那片住宅区是12年前盖的，而且住房条件每况愈下。

end house in one of the top blocks, and thus had only one neighbour; on the other side an extra strip of garden. And, having an end house, she enjoyed a kind of aristocracy among the other women of the 'between' houses, because her rent was five shillings and sixpence instead of five shillings a week. But this superiority in station was not much consolation to Mrs Morel.

She was thirty-one years old, and had been married eight years. A rather small woman, of delicate mould but resolute bearing, she shrank a little from the first contact with the Bottoms women. She came down in the July, and in the September expected her third baby.

Her husband was a miner. They had only been in their new home three weeks when the wakes, or fair, began. Morel, she knew, was sure to make a holiday of it. He went off early on the Monday morning, the day of the fair. The two children were highly excited. William, a boy of seven, fled off immediately after breakfast, to prowl round the wakes ground, leaving Annie, who was only five, to whine all morning to go also. Mrs Morel did her work. She scarcely knew her neighbours yet, and knew no one with whom to trust the little girl. So she promised to take her to the wakes after dinner.

William appeared at half-past twelve. He was a very active lad, fair-haired, freckled, *with a touch of the Dane or Norwegian about him*<sup>①</sup>.

'Can I have my dinner, mother?' he cried, rushing in with his cap on. 'Cause it begins at half-past one, the man says so.'

'You can have your dinner as soon as it's done,' replied the mother.

'Isn't it done?' he cried, his blue eyes staring at her in indignation. 'Then I'm goin' be-out it.'

'You'll do nothing of the sort. It will be done in five minutes. It is only half-past twelve.'

'They'll be beginnin', ' the boy half cried, half shouted.

'You won't die if they do,' said the mother. 'Besides, it's only half-past twelve, so you've a full hour.'

The lad began hastily to lay the table, and directly the three sat down. They were eating batter-pudding and jam, when the boy jumped off his chair and stood perfectly still. *Some distance away could be heard the first small braying of a merry-go-round, and the tooting of a horn.*<sup>②</sup> His face quivered as he looked at his mother.

'I told you!' he said, running to the dresser for his cap.

'Take your pudding in your hand—and it's only five past one, so you were wrong—you haven't got your twopence,' cried the mother in a breath.

The boy came back, bitterly disappointed, for his twopence; then went

① 他看起来有点像丹麦人或挪威人。

② 远处传来了旋转马车第一遍轻轻的喇叭声和唧唧的号角声。